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弟瓌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續濟名目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續藏書卷十八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永陵

康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奇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

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
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
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
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
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
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
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
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
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

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
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
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
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
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
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
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
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訶知夷果密
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

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錡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旣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卹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旣而偵之則無弗風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

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
 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
 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
 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
 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
 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
 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
 餉公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
 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
 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

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
 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
 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
 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
 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
 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
 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

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而出詈不已公頻視簿書
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
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
敢闌出入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
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
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
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
塗人巧于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
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卽居
之但埽地塗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
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
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
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永陵

康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

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太宗伯
王公華記中時與龍寬及湖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
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叅
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
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
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
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
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

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

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

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

選才庶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

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

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

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

遣忤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

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
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
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話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
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
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
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荅公
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
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
累志太宰李默言公儻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

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

李太宰善言公風致

子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
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揆文似公幹治
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
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
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
惠

尚書雍公

專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

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譖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戌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
 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為左
 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
 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瑞某
 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
 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
 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
 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

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
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囚服
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
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
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
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
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
心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

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在
道荷校不處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
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
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
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
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
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
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
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

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

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鏞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歿、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讐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卽剗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

五公揚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

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
 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濶達精於吏理能
 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
 神及為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繹騷彭公澤
 領兵壓境上簡公曰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
 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
 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謾繼廖
 出鎮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
 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為援矯詔逮赴錦

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
 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鑄三階徙全全僻荒遠
 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
 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
 緣為姦公爬䟽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
 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費率為主者乾沒恒歲一
 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擇人經理
 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
 之相賊殺不止公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

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駟僧得肆侵牟公
 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
 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
 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
 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
 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
 所欲為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
 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
 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歛手無所事事迨撫

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
 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為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
 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
 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
 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
 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為難又以湖湘
 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
 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
 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 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骯髒徇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譴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

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歿妻萬不免饑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歿乃迎萬養于家歿爲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歿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

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暎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璫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

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闖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璟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

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鑱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

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
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
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
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上嘉
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
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
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為法也乙巳
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

參武弁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

歲 詔至即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
為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
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

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
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 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
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

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遠銑即命公以尚書兼
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陞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
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
布腹心畢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
堡與清水管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
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三守備
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其肅公患
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關外鉢和寺傍可田可廬召諭
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
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

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數
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二十二年
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
虜犯山丹巴西犯波羅堡及莊浪巴又犯高家堡再
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
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
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
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
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

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巴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窰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 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

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表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為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眾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二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 賜謚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

溷噐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

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

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徃公旣豁達不拘謏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

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以慰帖之嘗欲咎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咎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䟽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麻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母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

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畔綏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木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

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媿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悒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

鍊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
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
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
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
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
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
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
有益平生儉樸旣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歛客極
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
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
太保謚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
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
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蹇諤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
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
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思烈公疏七上
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
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
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儉人者因導公武廟南狩公倡

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

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

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

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瘵

招通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

卽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

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

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

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

命獄成於厥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

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方白其枉旣重忤中

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駕謁山陵御

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淡老成論吏部起用

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

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

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躡之庚子改南京兵

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
又奏減龍江淺艇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
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爲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
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在可乎
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
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
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
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墜

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
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
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賤惟恐其墮落臺官
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
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
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
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
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
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

拜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
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

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

殫竭忠藎於國骨立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比仙

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

校械繫以歸 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廡每

見邸報 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

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於身心以

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

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徇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
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
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
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
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
史求微詞與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
爲學如儲積旣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
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筸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
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

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嘗
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
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
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
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
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
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
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切○中○帥臣隱挫劔
員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

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曰懷、携、貳、曰蓄、孳、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謀、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卽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骫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

墨民得蘓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
慧獷獯爲諸會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
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
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
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儻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
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
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
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
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
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

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自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

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

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資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公知兵、特旨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

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

命兼掌兵部事、時

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誅、雷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賢、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快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

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
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
遂忤旨 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還公
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
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
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
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
受誣事于 朝詔復公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
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

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為學雖
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
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
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
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會大父憂三年起陞騰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已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

著爲絜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䟽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峰海公意氣相期

擔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

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

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

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

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

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弊竇不可長屢䟽明

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

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䟽先革其禁近供事

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
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
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
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
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
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
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
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
隨宏而不踈細而不忮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
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
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
無所不茹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
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
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
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
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

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今上

昭陵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
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
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
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
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
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
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
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為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

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柟爲具享，令令不時至，柟拒戶嫚罵，令恚中柟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柟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

仲文奉

命祠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

陶亦莫能中。公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嘍喑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

稔公名語人曰陸君暱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高公與時來善高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

上從公議

今上生裕邸公請告

廟受百

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卽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柰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

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公升奉常典屬國，朱嗾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瑞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旨罷免，居數年，今上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罔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

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

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貨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閣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始盡壬辰主計苞苴

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

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翼日果蕪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廉吏安可爲謂此取佐之請

廕于

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

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慙懃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

經漢名臣 卷一
抑公一聞卽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減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續藏書卷十八終

續藏書卷十九目錄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向瑤

都御史軒公輓

附 周新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附 薛祥 薛遠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續藏書卷十九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九

清正名臣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都御史顧公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知縣莊浪拜御史巡
 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
 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
 撓貴戚歛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
 州或曰勳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獻陵素知
 公廉健召為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

貪廉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
掌憲者二人未卽對。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言
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
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壘書曰
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
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
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吾
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
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一避權要毋枉良善毋
縱姦究各道御史卽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
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
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
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暄等二十
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
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暄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
暄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暄西市陞右都御史
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
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

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論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達者東阿人長陵北巡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達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書兼

領吏部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瑄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 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瑄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極清公名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雞為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

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
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
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
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去
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
不可強與致仕及陞辭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
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
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
公去上復思公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

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
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
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
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
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
有南海周新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
錦衣紀綱中傷死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
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為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為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

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為輔臣詞嚴義正宜為天下進賢木不得私一座主 茂陵復位進榮

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老年事其兄教諭騏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石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

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

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

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

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

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

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

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以已子

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國初有薛祥無為州人佐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為工部侍郎。治河河南，舉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為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

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
能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
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長陵 諡凌

獻陵

景陵

名蔡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
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魯希聖四
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
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
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
復其官獻陵初即位公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
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觔幾
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驚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為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邪？」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為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

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

江正名目 卷一
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 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
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宣
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
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
景陵起爲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義 上怒曰蠻
嗤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
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
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祭酒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
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
淵閣 上時臨試勗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
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
史館預重修 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
平胡頌及爲善陰隲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
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 孝陵松柏復獻頌
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

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瞽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卽爲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 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

飲酪酏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 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至仁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旣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

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卽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

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昭陵

景帝

名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

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

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

之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

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粹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

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

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

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

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請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初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

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即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
 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叅政來、公檄至、
 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
 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
 淵、閔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
 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為文章、
 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為南京吏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清江名目 卷十九
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

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

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

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

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

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

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

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

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

時

解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

謂欽賜舉人

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

聖明

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

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

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

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

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

中劾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

裁景泰元年遷都給事中

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

書者王文端得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上曰

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

言直淡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

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

上怒急捕千戶龔

遂榮挺身自白曰迎

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

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卽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商文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公。王少保。嗾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

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寬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
強珍竟坐謫戊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
謚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
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為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泰陵

茂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
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為浙江
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
覲屹不為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
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 泰
陵即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
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信公三原致仕眾望
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

書尋改兵部叅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
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
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
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
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
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
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
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
太子太保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欽廷
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泰陵

茂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郎刑部時
 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躡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
 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
 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
 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
 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頃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
 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驩顧拊
 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為恒

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
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詞
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
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
荒田者 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為彭韶所持令朕負
朝論柰何又以為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
部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
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
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十四年為廣東布政

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
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
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
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
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
漸不克終四事 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
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 聖明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
地調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 上
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

明年召入爲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泰陵卽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劾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視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首公言景贓十未及一卽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旣徇之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直諒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